

樹的聯想

樹，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看不見樹的生活，肯定是異常枯燥的。

寫樹的文字很多。看到梅花，有人會想到「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有人會想到「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有人會想到「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也有人會想到「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說到槐樹，有人先想到「大槐安國」的南柯一夢，有人則寄情於董永與七仙女。

但有些寫樹的文字，就跟崔顥寫黃鶴樓一樣，被綁定和壟斷了。比如，看到棗樹，就想到魯迅。而且還要習慣性地看看，是不是旁邊還有另一棵棗樹。如果不是兩棵，簡直就要逼死「強迫症」。

看到枇杷樹，腦海裏立刻跳出歸有光的那句：「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以前只道是尋常，有了歸有光這恬淡的一筆，枇杷樹從此站穩了文學田園裏的地位。

甚至讀阿瓜盧薩的小說《販賣過去的人》，裏面寫到枇杷樹，這樹明長在非洲的安哥拉，仍然馬上聯想到蘇州的歸有光。

橡樹，當然是被舒婷壟斷了。那首發表於一九七七年的《致橡樹》，讓橡樹這個並不常見的樹種，也開始扎根於詩壇。這首詩，我卻一直不喜歡。第一句就不舒服：「我如果愛你——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三十三歲之前，我從未見過橡樹；反而從小，就在凌霄花下長大。姥姥家的小院，每年夏天，從院門的檐頂，蔓延到兩邊的牆上，瀑布似的墜滿橙中透紅的凌霄花，美極了。愛情如果像凌霄一樣，也很美啊。

所以，看到舒婷對橡樹和凌霄搞「拉一踩一」，儘管明白詩的背景和靈感，卻完全無法共情。每個人心裏都有不同的沃土，滋養着不同的樹。



老年的辛酸

認識維拉、羅杰夫婦超過二十年了。他們是比我年長二三十歲的本校前輩，退休前一個教音樂史，另一個教印尼舞蹈。維拉是華裔，上過我的中文課。

他們對中國來的老師都非常友好，關心備至。維拉有時還會跟來訪的中國學者結成「外語交流搭子」，互學中文、英文。我只要在小鎮，每年感恩節總會收到他們的邀請。

今年的感恩節又在他們家度過。維拉烹飪手藝高超，他們家的感恩節大餐也不同凡響。食材新鮮，風味別致。火雞是從同事家的農場買的有機走地雞，現宰現做，從未凍過。球子甘藍是連梗新鮮買回來的。南瓜派一如既往地酥脆可口。吃飯、聊天，賓主盡歡。維拉做飯，羅杰就負責洗碗。和他一聊，卻意外發現他的心情不太美妙。

羅杰提到我們都認識的一位老友去年去世了，才七十出頭。他年歲漸長，搬十五磅的火雞都有點吃力。偏偏裝火雞的塑料袋還破了，感恩節一早發現冰箱裏滿是醃漬汁水。從前後圍收拾得花團錦簇，現在他感到時不時處理殘枝敗葉太辛苦。甚至連每年夏天全家去夏威夷度假他都覺得是苦差事了。末了，他說現在只有他們兩老「相依為命」，言語頗為辛酸。

的確，羅杰今年明顯見老了，體重也有所增加。前一陣維拉在家摔跤，手指受傷，幸好沒有大礙，把他嚇得夠嗆。今年兩人的兒女都沒回來過節，可能也讓他感到失落。

美國人不指望子女養老，父母和成年子女都有各自的生活。老年人如果需要家人陪伴，往往難以啟齒，更難以實現。但願維拉、羅杰夫婦能心情愉快，健康長壽。



朱元璋離世六百多年後，忽然成了「網紅」。起因是新版中學歷史教材裏朱元璋的圖像發生了變化。此前的「鞋拔子臉」朱元璋已經陪伴了幾代人，反正在我印象中，一說朱元璋，便浮現出一個恰如彎月的臉型。現在的「朱元璋」從「彎月」變成「滿月」，圓臉方額、儀態莊重，很像網友所謂「國泰民安臉」。

有意思的是，兩副容貌，都可以找到各自的圖像史依據。究竟哪一張是朱元璋的真臉呢？網友們掀起一撥網絡考古，不但列出了正史、筆記等

諸多古籍關於老朱長相的記載，還找到了百多年前的相片，發現當時的「朱元璋」，已然是彎月臉了。可嘆明朝沒有相機，長什麼樣，全靠畫師留影。而畫師的筆，自然不如鏡頭那麼坦白直率，要不也沒有《漢宮秋》的故事了。

考古的路走不通，網友又轉向美學。論者以為，古代人的審美和咱們不同。今天看着醜陋的「鞋拔子臉」，在古人眼中正是大富大貴的天生異象。史料記載，朱元璋「龍鬚長郁，項上奇骨隱起至項，威儀天表，

望之如神」，而郭子興初見他時，亦「奇其狀貌」，認定是支潛力股，為此還把乾女兒嫁給了他，也就是很多民間故事裏的主角「大腳馬皇后」。

古代的帝王聖賢，似乎都得有點兒不一樣的長相，開國皇帝尤其如此。這大概也是古人所謂「神道設教」的一種吧。不過以我的揣測，「滿月」和「彎月」，都不是朱元璋的真容，前者過於慈祥，缺殺伐決斷之氣；後者過於戲謔，失能者應具之姿。

俗話說得好，相由心生。一個人的長相不純是骨血皮肉的排列組合，

還要加上性格閱歷。讀書固然能改變氣質，而生活歷練才是最好的整容師。每一點成功和挫折，每一份歡樂和苦難，都是一次「微整」，臉上的每一個褶皺都藏着行腳的風塵。要識朱元璋之真容，還應找尋於明史跌宕起伏中啊。



逢周一、三、五見報

尚未完成的情感

聖誕節快到時，城市開始變得「不耐煩」。商場的燈飾提早亮起，聖誕音樂反覆播放，櫥窗裏的聖誕老人永遠笑容寬厚，像是在提醒你：該想起那誰了，該有一個人在等你。

也正是在這樣的時節，我總會想起法國作家西爾萬·泰松的短篇小說《聖誕老人》。故事發生在拉脫維亞的里加，那是一座冬天結冰、行人小心翼翼行走的城市。主角是一名法國記者，聖誕將至，他無意回到巴黎去參加那些過分甜膩、笑容僵硬的家庭聚會。於是，他選擇留在北方，留在一段尚未完成的情感裏。

一年前，他在這座城市認識了奧

爾加。兩人志趣相投，牽着手走過街道，一起談論遊牧民族、新藝術風格、斯基泰珠寶。那是一段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相遇：異地、短暫、濃烈，剛好足以讓人誤以為，它會自然延續。

他們沒有用電子郵件通信，而是寫信。他甚至特地買了綠松石色的墨水，因為那是她喜歡的顏色，也是里加這小城裏某些建築外牆的顏色。這些細節，讓關係顯得莊重而認真。

於是，在聖誕前夕，他做了一個自以為完美的決定：驚喜拜訪。他要扮成聖誕老人，帶着禮物，出現在她家門前。他以為，她會因為這一份笨

拙的驚喜而感到幸福。他想像的不是求婚，也不是承諾，只是一個節日該有的畫面。

他真的這樣做了。夜晚的港口寒冷而空曠，他在混凝土樓梯間換上紅色的衣服與假鬍子，按下門鈴。門開了，是她的母親。廚房裏有白菜湯的氣味，屋內的孩子們停止動作，瞪着眼前的聖誕老人。

然後，一句話，像把所有裝飾一口氣拆掉：「奧爾加不在。她在塔林。要到一月七日，才過聖誕。」那一刻，沒有更多戲劇性的情節。故事甚至沒有寫他怎樣離開，只是輕輕補上一個事實：「她遵循東正教的日

曆。」

每逢聖誕，我都會想起這一幕。想起那些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靠近，有時候，即使你穿上了聖誕老人的衣服，也未必等得到那一扇為你而開的門。



逢周一、五見報

歲末生活小結

二〇二五年是充滿動感的一年。我個人而言，今年參加了兩次「半馬拉松」賽事，其餘時間亦加強練習，希望有機會嘗試「全馬」比賽。人過中年，健康身體至為重要，日常工作和工餘愛好都可放在次位，平時必須進行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可遠離病魔，減少家人負荷。

今年的動感主要來自年底的第十五屆全運會，廣東省、香港和澳門特區合辦，開幕式滿載嶺南色彩。有說運動員要奪取全運會的金牌，一些項目較之爭奪奧運會金牌或更加困難。

因為全國的精英運動員平均水平甚高，各人都盡展所長，互相競技實在難分高下。香港特區的運動員在高水平比賽之下，仍能獲得十九面獎牌，可喜可賀。

能夠獲得獎牌當然高興，但更重要是運動員都全力以赴，拚勁十足。今次全運會我觀看了大部分手球賽事，發現手球比賽真的十分刺激。它着重球員的個人技術和團體合作，競賽速度飛快，而且容許合規的身體碰撞，與足球及籃球比賽不遑多讓。以往認為香港的手球運動並不起眼，原

來有一批運動員全情投入。手球隊成員大多是業餘身份，他們為了參與全運會，不少球員將原本的工作停薪留職，個別球員甚至辭職參賽。手球隊最終成為四強隊伍，即使未能獲得獎牌，鬥志可嘉，令人敬佩。

我在今年亦首次進入啟德體育園的主場館，觀賞港足球隊於亞洲盃外圍賽與新加坡對戰。我已多年沒有進入球場觀賽，一心為了支持港隊，另外亦想參觀新的園區。體育園交通便利，主場館設施宏偉，觀眾與球場的距離接近，感覺親切。雖說港足最

終敗陣，但全場四萬七千多位球迷仍會繼續支持。

今年我的兒子成為高中生，一下子就變成青少年。我有時說笑地與他兄弟相稱，同時亦要繼續關注他的學業及成長，希望他能做個有為青年。



逢周一、五見報

拆禮物日

**STOP! LOOK!! LISTEN!!!
ECONOMY SALE
STOCK MUST BE REDUCED
MONEY SAVING BARGAINS**

In Its Economy This Sale Will Over-top Any Sale We Have Ever Had

Hundreds of bargains never will appear in print, but they are here together with scores of other items to save you money. Profits, Costs, Values all have been disregarded in this great merchandise event. We simply desire to reduce our stock all possible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It's a great chance—it's your chance, and your proof of wisdom will lie in taking advantage of it. You can make no mistake in buying at this sale.

日舉辦的「經濟特賣」，廣告語直言「利潤、成本、價值，在此盛大銷售中皆被擋置，我們只求於假日季盡可能清空存貨」。語氣急切，可見當時商家已開始善用節後時機，清理聖誕

庫存。值得一提的是，當時「Boxing Day」一詞在當地報章尚未普及，直至一九二〇年代後才逐漸流行。這則廣告如同一扇小窗，映照出二十世紀初Boxing Day商業化的萌芽。

關於Boxing Day的起源眾說紛紛：或追溯至十世紀波希米亞公爵聖溫塞拉斯濟貧施食的故事，或源於英國教堂於聖誕翌日向貧民分發獻箱物資的習俗。無論孰為正統，其核心精神皆在於「分享」與「關懷」。即便今天，節日意義已被購物熱潮所掩蓋，不少文物仍默默提醒我們，節日自有其雙重面貌——既是商業社會的消費高峰，亦承載着古老的人情溫度。

當全球零售業將今日視為年終營收關鍵，我們不妨暫緩腳步，探尋節日的本真：除了禮物與折扣，「拆禮物日」始終關乎一份饋贈的溫情——這份心意既可給予鄰里、需要幫助的人，亦能犒賞辛勤整年的自己。



逢周五見報

抽象的偈語

談到法籍華裔藝術家趙無極，大家或會立即想到，他那些渾然天成又耐人尋味的抽象油畫，其實他的版畫創作，同樣揮灑自如隨心所欲。M+特別展覽《趙無極：版藝匠心》，以他不同時期的版畫作品作為焦點，從一九四九年到二〇〇〇年，創作時間跨度足足半世紀，看後不禁叫人驚艷，大師不愧是大師。

跟吳冠中、朱德群合稱「留法三劍客」而為人津津樂道的趙無極，於一九四八年前往巴黎，隨後把中國藝術元素與版畫創作結合，是次展出的《有新月的風景》、《昔也納廣場》、《海上帆船》、《雙城之間》等早期版畫嘗試，當然難得一見，也讓觀眾知道，大師是這樣走過來的。然而，抽象畫才是重點。他從約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畫出一批以《無題》命名的作品，帶領觀眾走進無以名狀、難以言喻的深邃意境與心境：有時是彩霞、艷陽、湖泊，有時

是興奮、惆悵、寂寞；是情緒流動，是情感翻騰。

壹見策展團隊饒富心思，把畫面構圖布局相似的油畫、水彩畫與版畫作品並列，對照襯托，相映成趣。《19.01.61》與《無題》，都以湛藍為基調，配合一揮而就的白色跟黃色，形成海浪暗湧或驚濤駭浪一般的景象；《10.03.78》與兩幅《無題》，呈現色彩的微妙變化與靈動，成了我其中一組最喜歡的展品。

《趙無極：版藝匠心》也有不少商品，出版物、印刷畫當然叫人心動，但紙香更得我心。氣味，是某種餘韻，或餘音，儘管觸不到聽不到猜不透也看不穿。如偈語，如抽象畫。

「趙無極：版藝匠心」還有許多商品，出版物、印刷畫當然叫人心動，但紙香更得我心。氣味，是某種餘韻，或餘音，儘管觸不到聽不到猜不透也看不穿。如偈語，如抽象畫。

雪鶲「神級隱身」

在冬季的浩瀚雪原上，有一種生靈彷彿是從童話中走出的精靈——雪鶲。央視官方賬號近期發布的一條野生動物視頻，讓更多人看見這種全身純白、在雪地裏近乎透明般神秘的猛禽。畫面中，雪鶲靜靜蹲伏在雪地上，羽毛在寒風中微微抖動，卻幾乎與周圍的雪景融為一體。若不是牠突然轉頭，露出一雙金黃色的眼睛，很多觀眾根本無法辨認牠的存在。大家紛紛留言感嘆：這不就是「神級隱身」嗎？

雪鶲又被稱為「白畫之王」，是生活在北極圈附近的稀有猛禽。牠們的羽毛全年都覆着厚厚的白色絨層，既能抵擋極地的凜冽寒風，又能在廣袤的雪原上提供極佳的保護色。尤其是雄性雪鶲，羽色越白越成熟；有些成年的雄鳥甚至全身沒有一根黑紋，像是一團從天空飄落的雪。



逢周五見報